

谁来娶我的女儿

上海相亲角与“白发相亲”

孙沛东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谁来娶我的女儿

上海相亲角与“白发相亲”

孙沛东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来娶我的女儿?: 上海相亲角与“白发相亲”/孙沛东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2 (2013. 1 重印)
ISBN 978 - 7 - 5161 - 1761 - 3

I. ①谁… II. ①孙… III. ①婚姻问题—研究—中国
IV. ①D669.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79013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姜阿平
责任校对 张玉霞
责任印制 王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5
插 页 4
字 数 256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的出版得到中央财政专项课题“大都市社区治理与公共安全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子项目“白发相亲与社会的情感结构——以沪杭两地相亲角为例”的支持,也是2011年上海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项目(“白发相亲”与社会的情感结构,项目编号:HZF1100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特此致谢!

序

戴慧思(Deborah S. Davis)

2007年，孙沛东完成博士阶段的学习之后，从广州来到上海。她希望尽快认识和理解这个陌生的城市。位于上海某公园的“相亲角”当时已经名声在外，同年9月，她开始在这里进行为期10个月的田野研究，访问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来此为自己的未婚子女寻找合适的结婚对象的父亲母亲。媒体将这种现象称为“剩女”现象，尤其是高学历的职场女性相对男性“过剩”，而难以找到合适的配偶的后果，这些年轻女性被称为“败犬”，她们都有一颗“恨嫁”的心。

事实上，作为一位社会学者，孙沛东博士深知就性别比而言，在35岁以下的待婚者中，男性的人数多于女性；40岁仍然未婚的男性数量仍旧多于同龄的女性；即使在上海20岁上下的男性的人数也多于同龄的女性。基于此，她希望解释“剩女说”为何仍旧在社会上大行其道的原因。

孙沛东博士通过批判性地评述择偶的文献，继而开始了对“相亲角”的精彩叙述。她比较了经济学的婚姻市场理论、社会学的地位匹配理论和心理学的情感模型理论，发现它们都不能解释她在“相亲角”发现的悖论，该悖论是指：尽管“相

2 谁来娶我的女儿？

“相亲角”效率低下，但是人气却很旺。从经济学角度说，这个婚姻市场缺乏效率，几乎没有父母在其中为子女找到配偶。事实上，父母和子女都认为只有子女本人才能找到意中人。然而，尽管父母们清楚他们的努力不会成功，但是，他们仍旧定期聚集在公园，同时更加积极地将子女在学业上和工作中的成就，事无巨细地通过“征婚牌”广而告之。

在上海社会开始变得前所未有的市场化的背景下，对“相亲角”的父母们貌似非理性的行为和市场失灵的解释是“理性的非理性”。当需求大于供给时，市场会呈现出一种生气勃勃的景象；价格也会上升，以便吸引更多的供给；供给增加，市场达到均衡。但是，“相亲角”的主要功能不是达到供需均衡。相反，它回应了当下中国社会中涌现的一种集体焦虑，尤其是60岁左右的城市人口的焦虑。他们是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一代”父母。正因为这些父母历经苦难的岁月，个人情感和婚姻生活并不幸福，所以，他们更加迫切地希望自己的子女不要再“走错路”。然而，就现实而言，他们也深知自己无法帮助子女在择偶问题上做出“正确的选择”，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仍旧坚持不懈地来到“相亲角”寻寻觅觅？为什么他们要继续做出这种非理性的行为？

孙沛东博士给出的专业解释是：与为子女寻找到一位合适的结婚对象相比，“相亲角”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父母们自身的需求。“相亲角”吸引了成百上千的焦虑的父母，他们中的许多人业已退休，或者刚刚从外地来到上海生活。一方面，这些父母们除了每个周末都会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公园之外，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少之又少。但是，事实上，另一方面，他们都有一种集体焦虑积郁胸中，这种焦虑来自对未来的不确定以及对

子女“选错人”的灾难性后果的恐惧。然而，在公园这个公共空间的定期会面以及将个人忧虑诉之于众的做法，使得他们获得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支持。对子女的担忧原本属于个人性的，就传统而言，中国社会并不鼓励人们将个人私事带入公共生活。但是，在“相亲角”，个人的忧患唤醒了众多公共担忧，通过分享他们对于子女的忧虑，相亲角成为一个成功的公共聚集地。

上海相亲角的研究还回应了阎云翔及其他学者所进行的有关中国社会出现的日益增长的个人化趋势的研究。市场化以及国家从住房、医疗和儿童养育等领域的退出，迫使城市居民凡事靠自己的程度达到了1949年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中国对源自海外的新文化价值持一种开放态度，人们能够更加自由地选择流动到新城市，开始一份新工作，组建一个新家庭，这些都相应地对公共生活中的社会交往产生了更多的需求。因此，尽管上海相亲角的效率低下，不能达到最初和预想的功能，它却依旧保持了很旺的人气，因为“相亲角”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纾解了人们的焦虑，这种焦虑来自于市场化和商品化产生的新自由。

我第一次遇到孙沛东是在广州，作为她的博士学位答辩委员会主席，我在中山大学参加了她的答辩会。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分别用汉语和法语两种语言完成。答辩之后，她获得了双博士学位：一个是中山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学位，另一个是法国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 in Paris）的社会学博士学位。沛东的论文研究了“文革”时期广东民众的日常着装选择。服装一向被视为琐碎的、显而易见的和无足轻重的，然而，这篇论文却表明通过对一种着装行为的仔细研究，能够揭示日常生活中的着装选择如何帮助我们理解社会现实，对此，宏观的和微观的

4 谁来娶我的女儿？

经济学测量却难以捕捉。为什么求之不得并不总是意味着失败？在这本相亲角的专著中，孙沛东博士再一次向我们展示了她系统性地、睿智地研究日常生活的能力。

目 录

序	(1)
引言	(1)
一 “中国式焦虑”	(1)
二 问题的缘起	(3)
三 谁在“白发相亲”?	(5)
四 为谁“白发相亲”?	(9)
第一章 文献回顾	(12)
一 有关择偶标准的理论	(12)
(一) 社会学理论	(12)
(二) 心理学理论	(24)
二 有关择偶过程的理论	(26)
(一) 筛选理论	(26)
(二) 婚姻市场理论	(27)
(三) 选择交换理论	(27)
三 关于择偶的实证研究	(28)
(一) 国外学者的研究	(28)
(二) 国内学者的研究	(33)

2 谁来娶我的女儿?

四 有关“白发相亲”现象的研究	(35)
五 研究问题与理论视角	(38)
六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41)

第二章 制度与情境:相亲角是一个新型的

择偶平台

一 相亲角:一种宏观的制度分析	(49)
二 相亲角:一个微观场域的情境分析	(59)
(一)“欲望”相亲角	(60)
(二)“实力”相亲角	(72)
(三)“市场”相亲角	(81)
(四)相亲角的情感结构	(87)

第三章 冲突与斗争:相亲角为何效率低?

一 择偶标准:行动者及其博弈	(105)
(一)相亲角部分群体的择偶标准	(108)
(二)相亲角普遍的择偶标准	(143)
二 行动策略:“白发相亲”的择偶行为	(171)
(一)择偶步骤	(172)
(二)择偶策略	(181)
三 相亲角效率低下的子女因素	(194)
(一)成材容易,成家难,曾经的劣势如何变成 今日之劣势?	(194)
(二)是主动单身、被动单身还是被动前提下的 主动单身?	(200)
(三)地位提升、观念延续与现代女性的择偶 困境	(206)

(四) 现代性对待婚群体人性的挤压	(208)
(五) 相亲角为何缺乏西方意义上的“约会文化”?	(212)
第四章 合作与协调:相亲角为何人气旺?	(216)
一 相亲角的路径依赖	(216)
二 相亲角的比较优势	(218)
三 相亲角的潜功能	(220)
(一) 知青一代父母的社会交往与情感交流的新途径	(220)
(二) 知青一代父母交流日常生活信息的新平台	(225)
(三) 单身老人择偶的“鹊桥会”	(225)
(四) 外地父母建构居住地认同的一个认识性资源	(228)
(五) 相亲为两代人的情感交流提供新话题	(229)
(六) 周末相亲成为部分待婚者的一种新型的社交方式	(230)
四 相亲角的异化	(231)
五 相亲角的契约	(235)
(一) 合作	(235)
(二) 协调	(237)
六 知青一代父母的怕与爱	(242)
第五章 中国式焦虑:谁来娶我的女儿?	(252)
参考文献	(270)

4 谁来娶我的女儿?

附录一 被访者基本情况表 1 (288 ~ 289)

附录二 被访者基本情况表 2 (288 ~ 289)

附录三 相亲角掠影 (289)

引言

— “中国式焦虑”

在今日之中国，焦虑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心态，或者说“普遍的社会性焦虑”^①在中国蔓延。当我们的衣、食、住、行这些基本的生存环节都遭遇到莫大的风险之时，我们很焦虑。

高房价、高物价、高生活成本、蚁族、裸婚族、官二代、富二代、军二代、垄二代……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5年短短10年，人们的财富差距就由万元级、几十万元级转向千万元级。在很多普通民众看来，如果没有“背景”，缺少资本，生“错”地方，入“错”行业，没赶上好机遇，即使通过自我不断地努力，也无法实现个人的既定目标。^②“老不信”^③不假思索地怀疑权力和财富，同时热衷于追逐权力和财富。我们生活在互不信任中，充满了焦虑和恐惧，并不断地饮

① 何怀宏：《中国的忧伤》，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② 杜海涛：《焦虑成为社会普遍心态》，人民网2011年8月5日（<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qmj/2011/0805/42517.html>）。

③ 蒋波：《老百姓不相信政府专家及媒体，成“老不信”》，新华网2011年9月8日（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1-09/08/c_121999265.htm）。

2 谁来娶我的女儿？

鸪止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心态怎么会平和？

2011年6月出现的“郭美美事件”；2011年7·23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及铁道部的善后处理，几乎彻底粉碎了中国大陆中产阶级对现实的幻想与改良的梦想。^①“今天的中国本身就是一列在雷雨中行驶的动车，你我不是看客，你我都是乘客。”^②2011年10月广东佛山发生的两岁女童先后被两辆车碾压，18位路人无一施救的惨案再次拷问我们：“道德冷漠”^③和“道德盲视”^④究竟如何产生并蔓延？缺乏人性关怀的社会，如同一架飞速运转的马达，因缺乏足够的润滑剂，到处是冲突与不安。当前中国社会集体焦虑症呼唤关怀。面对纷乱而残酷的社会事实，一方面，新政策和措施不断出台，党和政府就像消防队，四处灭火和补救；另一方面，普通民众以及那些良知尚存的独立知识分子们一遍遍地追问：我们的国家到底怎么了？这一切都是为什么？政府缺位？市场失灵？社会幼弱？道德沦丧？问题很严峻，良药有待寻，叫我们如何不焦虑？

徒劳的焦虑于事无补，我们希望剖析这种“中国式焦虑”。深陷于这种“中国式焦虑”的人中，有一些“中国式父母”。“谁来娶我的女儿”是上海某公园相亲角很多父母失望而无助的呼号。这句话背后难以按捺与排解的同样是“中国式焦虑”。这是“城市病”？还是现代性难以承受的后果？抑或是个体化的后果？

① 潘采夫：《当中产成了愤怒的小鸟》，犏牛博 2011年8月1日（<http://www.bullock.cn/blogs/pancaifu/archives/154537.aspx>）。

② 祝华新：《到了用网络倒逼改革的时候了》，《中国青年报》2011年7月25日（http://zqb.cyol.com/html/2011-07/25/nw.D110000zgqnb_20110725_5-03.htm）。

③ [英]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④ 同上书，第32页。

二 问题的缘起

我是一个道地的“乡下人”：来上海工作之前，我从未涉足此地，相关“地方性知识”几乎为零。为了迅速适应并融入当地生活，几乎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上海的角角落落。2007年9月8日，周六，我来到位于闹市区的某公园。

每逢周末和法定节假日，上海市HP区NJ路附近某公园的北角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如同集市。一群中老年人三三两两或立或坐，以品评的目光相互打量着。这些人的共同点是都拿着纸牌或者站在自己的摊位前面。这种特殊的聚会似乎暗示这里是某种市场，其商品既非古玩又非汽车。事实上，这是一个婚姻市场：一个独一无二的公共聚会。

他们为人父母，面容疲惫，心事重重，自带干粮饮品和小板凳，沐雨栉风，却气节不倒，口风强硬，绝不让步。为了帮助儿女们挑选合适的“结婚候选人”，他们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搭乘公共交通或驾车聚集到这个公园的一角。

这里被分为两块：一块是“自由挂牌区”，印有择偶者年龄、身高、学历、工作、月薪、房产和户口等信息以及择偶要求的广告纸，被整整齐齐地贴在长达十几米长的广告栏上，广告栏被安置在蓝色的遮阳走廊上。由于广告位有限，有些父母干脆将上述信息写在纸板上，平铺在地面上或者用木夹把纸板夹在树枝上供人浏览。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广告纸还配发择偶者的照片，甚至是大幅艺术照片。^①

^① 笔者2007年12月在此遇到的一位父母，将女儿的巨幅艺术照悬挂在大树上，守相待人。因为照片拍得很美，引来众人围观。这对父母要求有意者自行介绍男方的具体情况，觉得满意才肯透漏女儿的一些相关信息。

4 谁来娶我的女儿？

广告分60后版、70后版、80后版、涉外版、“新上海人”版、二婚版等，号称另类“儿女交易市场”。另一块是“业余红娘区”，父母们挤在婚介周围，翻看记录册上登记的相亲者信息。

这里是相亲角。

这里正在上演“白发相亲”的街头剧。

什么是相亲角？指近年在中国大中城市的某些公共场所（如公园等）出现的免费相亲场所。2005年6月起，上海某公园一角由父母自发组织并形成了以摆摊挂牌的方式帮助子女寻找结婚对象的一个免费平台。根据媒体的报道，这一现象在国内其他大中城市也屡见不鲜。^①什么是“白发相亲”？它是一种非制度、非正规的婚姻代理方式，指父母代替子女在“相亲角”寻找结婚对象这种新型的择偶模式。

来到相亲角“摆摊”的多数是帮助子女寻找结婚对象的父母（或者其他亲戚），也有一些私人婚介，还有少数为自己找伴侣的大龄，甚至中老年男女。总体来说，待婚

^① 参见《北京晨报》、《杭州日报》和中国频道等媒体的相关报道。李佳佳：《申城风景线：“梅花”七夕搅局 沪人相亲热度不减》，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sh/2011/08-06/3238893.shtml>）；蒋佳佳，孙晓菲：《80后入驻人民公园相亲角 父母操心儿女终身大事》，《东方网》2009年2月7日（<http://sh.eastday.com/qtmt/20090207/u1a533692.html>）；肖向云：《万松书院相亲会，上了海外纪录片》，《杭州日报》2006年8月6日（<http://hzrb.hangzhou.com.cn/20060801/ca1182797.htm>）；肖向云：《“万松书缘”相亲会》，《杭州日报》2010年5月12日（<http://week.hzrb.cn/system/2010/05/12/010630489.shtml>）；王毅：《“不一样的周末”他们忙着给子女相亲》，《城市周刊》2009年10月28日（<http://week.hzrb.cn/system/2009/10/28/010224512.shtml>）；阿董：《南京“万人相亲会”老中青上阵》，《中新网》2006年3月19日（<http://news.eastday.com/eastday/node81741/node81763/node124673/userobject1ai1923697.html>）。

青年^①以女性白领为主，年龄从 20 多岁到 40 多岁不等，^② 待婚者中才貌双全、儒雅多金的优秀人士很多，让人难以相信他们会遭遇结婚障碍。

相亲角男少女多，女方的父母远远多过男方的亲友。“剩女”嗷嗷待嫁，“剩男”则一幅施施然待价而沽的模样。在中介费用方面，标准更是“男女有别”。有个中介的摊档前摆放着这样的广告：“业余红娘：几百位优秀男女等你选择，男方免费报名、介绍，大龄女勿扰。”男方父母只需在这里留下孩子的基本资料，即可免费入会，而女方则需支付 90 元方能成为会员。

令人不解的是：就老一辈而言，“白发相亲”的父母们有哪些群体特征？属于哪个社会阶层？他们为什么会如此深度地介入子女的婚姻？他们如何看待相亲角？在相亲角上演的“白发相亲”这种择偶模式的效率如何？至于新一代，青年人为什么会同意父母帮助自己相亲？相亲这种在人们的印象中封建又传统的择偶方式，为何在崇尚自由、标榜爱情、时尚前卫的都市白领身上重新复活？

三 谁在“白发相亲”？

在 2007 年 9 月至 2008 年 6 月这段田野研究中，我们访问

① 本书中所用到的“待婚青年”、“待婚男女”和“待婚子女”这些称谓是一种“理想类型”式的划分，旨在与社会上“大龄青年”和“大龄男女”之类的词语区分开来：笔者认为“大龄”含有某种程度的年龄歧视。事实上，笔者也不能否认“待婚”暗含“他们应该结婚”的意味。

② 2010 年 3 月 8 日上海电视台早 7:30 新闻再次报道了相亲角，题目是《人民公园相亲角 90 后露面》。